



錄異記叙



恭一

怪力亂神雖聖人不語經誥史冊往往有之前達作者述
異記博物誌異聞集皆其流也至於六經圖緯河洛之書
別著陰陽神變之事吉凶兆朕之符隨二氣而生應五行
而出雖景星甘露合璧連珠嘉麥嘉禾珍禽珍獸神芝靈
液卿雲醴泉異類為人人為異類皆數至而出不得不生
數訖而化不得不沒亦由田鼠為鴛野雞為雀雀化為蛤
鷹化為鳩星精降而為賢臣獄靈升而為良輔今古所載
其徒寔繁又若晉石華神憑人約物鳥血魚火為災為異
有之乍驚於聞聽驗之乃關於數曆大凡之內無日然之
聊因暇辰偶為集錄或徵於聞見或採諸方冊庶好事者

無志於披繹焉命曰錄異記 臣光庭謹敘

錄異記卷之一 二同

其封到紫人古書曰 光祿李嘗鄒侍郎成先生上程國蔡國 臣光庭纂

孤山仙 是部村而高之 主為重廿而為身辭今古所難

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軒轅之代歷于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泊周末復還中國居漢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橫之術時王綱頹弛諸侯相征陵弱暴寡干戈雲擾二子得志肆唇吻於戰國之中或過或否或逆或泰以辯譎相高爭名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乎

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栢華霍之樹上葉陵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斤斧之患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血蓋所居者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儀秦答書曰先生秉德含弘飢必噉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素空閣誠銜斯旨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遐鑒興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葦之巢自撮泯滅悲夫痛哉

廬山九天使者開元中皇帝夢神仙羽衛千乘萬騎集於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車而下謁帝曰我九天採訪巡糾人間欲於廬山西北置一下宮自有木石基址但須工力而已帝即遣中使詣山西北果有基跡宛然信宿有巨木數千段自然而至非人力所運堂殿廊宇類致木皆得足用或云此木昔九江王所採擬作宮殿沈在江州湓浦至是神人運來以供所用廟西長廊柱礎架虛在巨澗之上其下汨流奔響泓宵不測久歷年歲曾無危墊初構廟時材木自至一夕巨萬皆有水痕門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築常有五色神光照燭廟所常如晝日揮斤運工略無餘暇人力忘倦旬月告成畢工之際中使夢神人

曰赭堊丹綠廟北地中尋之自得勿須遠求於是訪之採以充用略無所闕既而昌建渡有靈宮五百餘人若衣道士服者皆言詣使者廟今圖像存焉初玄宗夢神人日因召天台鍊師司馬承禎以訪其事承禎奏曰今名山嶽瀆血食之神以主祭祠太上慮其妄有威福以害蒸黎分命上真監莅川嶽有五嶽真君焉又青城丈人為五嶽之長瀟山九天司命主九天生籍廬山九天使者執三天之錄彈糾萬神皆為五嶽上司蓋各置廟以齋食為饗是歲五嶽三山各置廟焉

鄂州黃鶴樓前江中云有羅真人碑言是羅真人曾於鄂州化見頭為雙髻年可四十餘於民家傭力未嘗言語忽

一旦郡中大設於衆中叱責一人令其速去此人驚懼拜謝奔入樓下江中衆皆異之太守問其所以答云所叱者江中白龍也潛欲害此潛欲害此城池吾故叱之遣去太守疑其詐試請一見白龍驗其虛實此人與太守登樓以符投之俄而江上晦暝白龍即見長數百丈衆皆見之尋復遣去此人是羅真人也今羅公遠真人於蜀頻見多主水旱之事鄂州所見亦恐是公遠耳

淮南王安好神仙之道海內方士從其遊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詣之容狀衰老枯槁樓偃闔者謂之曰王之所好神仙度世長生久視之道必須有異於人王乃禮接令老衰如此非王所宜見也拒之數回公求見不已闔者對如初

八公曰王以我衰老不欲相見却致年少又何難哉於是振衣整容立成童幼之狀闔者驚而引進王倒屣而迎之設禮稱弟子曰高仙遠降何以教寡人問其姓氏答曰我等之名所謂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壽千齡葉萬椿鳴九皋修三田峯一峯也各能吹噓風雨震動雷電傾天駭地迴日駐流役使鬼神鞭撻魘魔出入水火移易山川變化之事無所不能也時王之小臣伍被曾有過恐王誅之心不自安詣闕告變證安必反武帝疑之詔太宗正持節淮南以案其事宗正未至八公謂王曰伍被人臣而誣其主天必誅之王可去矣此亦天遣王耳若無此事日復一日人間豈可捨哉乃取鼎煮藥使王服之骨肉近三百餘人

同日昇天雞犬欲樂器者亦同飛去八公與王駐馬於山石上但留人馬蹤跡不知所在宗正至以此事奏帝帝大懼恨命誅伍彼自此廣招方士亦求度世之樂竟不得其後王母降時授仙經密賜靈方得尸解之道由是茂陵玉箱金杖再出人間抱犢道經見於山洞亦示武帝不死之跡耳成都至真觀道士黎元興龍朔年中於學射山欲創造觀宇夜夢神人引昇高山大殿之中謁見中央黃老君身長數丈鬚髮皎白戴金鳳冠著雲霞衣侍衛十餘人顧謂元興曰近有材木可構此觀無煩憂也如此再夢數日有人於萬歲池中乘舟取魚或見水色清澈池底大木極多以告元興元興令人取之得烏楊木千餘段至有長百尺者以用起觀作黃老君殿依夢中像塑之又制三尊殿講堂齋壇房廊門宇木皆足用

永平四年甲戌利州刺史王承賞奏深渡西入山二十里道長山楊謨洞在峭壁之中上下懸險人所不到洞中元有神仙或三人或五人服飾黃紫往往出見是時所見人數稍多詔道門威儀疑真大師默鑒先生任可言內德大施昭訓齋青詞御香與內使楊知淑同往醮謝又復出見如初詔改景谷縣為金仙縣道長山為玄都山楊謨洞為紫霞洞仍封玄都山王者為玉清公置紫霞觀以旌其事縣令李鏞賜緋魚袋正授

恩州大江之側崖壁萬仞高處有洞門中有仙人江中船

人叫聲呼之往往即出多着紫衣下窺江岸躊躇久之方
去洞下江灘水淺往來舟船於此般載上岸船輕然後可
行有旭川劉宰宏曾過此灘舟人具話其事因呼數聲仙
人果出山上絕頂多有石笋迴然挺拔高者僅千尺亦有
數百尺者皆光色潔白如凝酥積雪人跡不到大都黔峽
諸山有大酉小酉皆是絕跡勝境爲神仙所居言曰蘇大
蘇校書者好酒唱望江南善製毬杖外混於衆內潛修真
每有所闕即以毬杖干於人得所酬之金以易酒一旦於
郡中白日昇天約是壬申癸酉年也晉州汾西令張文渙
長官說此

仙人許君居世之時嘗因修觀功用既畢欲刻石記之因
得古碑文字形缺不可復識因刻去舊文刊勒新記自是
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聞空中語曰許君許君速詣水
官求救不然即有不測之釁愕然異之再問其事杳不復
答乃炷香虔祝願視求救之由良久復語曰所刻碑舊文
雖已磨滅而當時爲文之人見詣水官相訟奪我之名顯
已之名由此水官將有執對之命速宜求之許君乃訪得
舊文立石刊紀一夕夢神人相謝云再顯名氏無以相報
請作水陸大醮普告山川萬靈得三官舉明可以證道君
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陸醮法傳於人間成都道士
楊景昭說此

馬道流名智能常遊歷江湖間乾寧丁巳歲至玉梁觀時

有大齋智能徑上山頂時道衆留之不住至山頂九仙得道處安座儼然而化神色不變手足柔軟與生無異

司馬凝正攻書好道遊江湖間久矣咸通初與道士白無隅張堅白於洞真觀繕寫真經尋復遊歷諸山貌如五十歲人天復中來往西山玉笥素吉諸郡人皆識之但性多闕茸未嘗拘檢每於市肆里巷與人鬪毆忽於洪州生米埠止僧院中累日譴醉爲人所擊衆患之醒而謂之曰師不拘道行作此猖狂不唯污辱道風亦且喧亂於我凝正聞怒曰我爲僧人所辱何用生爲即仆地而死遂巡肌肉青黑手足堅勁即爲官中檢視縣申於州時當暑月停留數日驗覆方畢了無臭敗州司命給衣物祕器沐浴將殮

儼然而起振衣出棺神色自若入肆飲酒與常無異衆共驚歎莫測其由今猶在江西境內時天祐庚午年也
隱士朱君記靈池縣圖經云朱桃樵者隱士也以武德元年於蜀縣白女毛村居焉草服素冠晦名匿位織履自給口無二價後居棟平山白馬溪大磐石山石色如冰素平易如砥可坐十人石側有一樹垂陰布護於其上當暑熾之月茲焉如秋桃樵休偃於是焉有好古之士多於茲遊朱公或斲輪以爲資前長史李厚德後長史高士廉或招以弓旌或遺以尺牘並笑傲不答太子少保河東薛稷爲之圖讚云士本淵源素樸
先生知足
離居盤桓
口無二價
日惟一餐

還長安復數年鄉人時見水公而竟不知所在其所隱之石今亦不見巨木之下唯石洞存焉近年石洞長亦閉塞後宰邑好事者刻賦為碣石立于洞門于官道之側然鄉邑祈請焚香禱祝者頗有靈應自非得道證品孰能與於此乎

錄異記卷之二

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曰姓韓氏樊氏栢氏鄭氏五姓皆出皆爭為長於是務相約以劔刺穴能著者為廩君曰姓莫著而務相之劔懸焉又以上為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于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為

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後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即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至碣石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群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玄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火狀廩君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焉因立城其傍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歛之歲出錢四十萬巴人呼賦爲實因謂之實人焉

袁起者後漢時湘中人在鄉忽醉三日始醒起吐皆聞酒氣自云起與天神共飲後任漢陽令逆說豐儉有驗白日判陽夜判陰忽乘雲而上天不知所在契真先生李義範住此却山玄元觀咸通末已數年矣每入洛城微安門內必改服歌樂焉有李生者不知何許人年貌可五十餘與先生敘宗後之禮揖詣其所居有學童十數輩生有一妻一男其居甚貧窶日不暇給自此先生往來多止其學中異常欵狎忽一夕詣却山與先生爲別擁爐夜話問其將何適耶生曰某此別辭世矣非遠適也其受命於冥曹至給一城內戶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畢不可久任後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於此山之下

所闕者雇送終之人少一千錢託道兄貸之故此相囑兼
告別矣因曰人世用水不過日用三五升過此極有減福
折算切宜慎之問其身後生計生曰某妻聘執喪後夫姓
王某小男後當爲僧然其師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
未至間且寄食觀中也先生曰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
僧材不可爲道非人力所能造此並陰騭品定言訖及晚
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初霽李生之妻
與數輩詣先生云李生謝世今早葬於山下欠一千錢云
嘗託先生助之故來取耳仍將男寄先生院後江南僧行
成果至宿於先生之室因與李生之男委之行成欣然攜
去云既有成約當教以事業度之焉僧二歲餘行成復至
已爲僧矣誦得法華經甚精熟焉初先生以道經授之經
年不能記一紙人之定分信有之焉果僧材也

李業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號山路值暴雨投村舍避之
隣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業牽驢庇於簷下左軍
李生與行官楊鎮亦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
稍霽已暮美小童曰何翁昂欲歸不喜見賓客可去矣業
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
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連止宿既曉懇留欲備饌業媿
謝再三因言曰孫子云何翁不愛賓客某又疑夜前去不
得甚憂怪及不意過禮周旋何以當此翁曰某家貧無以
待賓慙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節度使某何敢不

祇奉耶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過矣翁曰行官
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
五節鉞勉自愛也既數年不第業後戎幕美明年揚鎮爲
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
時爲軍使領邠州節度業以討党項功除振武邠涇凡五
鎮旄鉞一如老翁之言

景知果亦有道者也居寶圖山與虎豹同處馴之如家犬
焉鴉數隻集其肩臂之上鳴戲爲常又有巨蛇時出知果
叱而遣之蜿蜒而去虎三數頭於度中月夜交搏騰踏既
甚知果怒持白挺擊之遂散去知果於觀側薙草免臥草
中不驚手移於他所如猶犬耳其狎異類也如此一旦失

所之

鳳州賓佐王鄙負外時在相國滿在相府幕中等畫賓佐
最爲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僚屬咸與之相識而
獨親於王居無何忽謂王曰或有小失意抑吾子之福也
又旬月王忽失主公意因稱疾百餘日主公致於度外音
問者絕任亦時來一日謂王曰此地將受災官街大樹自
枯事將逼矣葉隕之時事行也可速求尋醫以脫此禍王
以王公之怒未息深以爲不可任曰但三頁啓事必有指
揮如其言數日內三頁啓乞於關隴已來尋醫景使人傳
旨相勉遽以出院倒錢匹段相遺倍厚於常王乃入謝留
宴又遺綵纈錦繡之物及其家不旬即促行北去滿相於

郊外宴餞臨岐之貺僅二百餘十五六日至吳山縣旣居
而止又十來日鳳州人言以軍變矣滿公歸褒中同院皆
死於難王獨免其禍任公問其所舍再往謁之失其所在
矣王公三弟未息新以爲不亡也曰野三言言事山言
黃齊衙隊軍編裨也常好道行陰功有歲年矣於朝天嶺
遇一老人髭鬢皎白顏色櫻孺肌膚如玉與之語曰子旣
好道五年之後當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德無退前志其
後齊下峽舟船覆溺流至灘上如有人相拯得及於岸視
之乃前所遇老人也尋失所在自是徃徃見之忽於什邡
縣市中相見召齊過其所居出北郭外行樹林中可三二
里即列其家山川林木境趣幽勝留止一夕因言曰蜀之

山川是大福之地久合爲帝王之都多是前代聖賢鎮壓
尚源穿絕地脉致其遲晚凡此去處吾皆知之又蜀字若
去蟲著金正應金德久遠王於西方回海可服汝當爲我
言之及明相送出門已在後城山內去縣七十餘里旣歸
亦話於人終無申達之路數月齊卒亦入山言
夔州道士王法玄舌大而長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爲恨
因發願讀道德經夢老君與剪其舌覺而言詞輕利精誦
五千言頗有徵驗道士郝法遵居廬山簡寂觀道行精確
獨力檢校以歷數年全無徒弟忽夢玄中法師謂之曰汝
無人甚見勤勞今有二童子所恨年小耳旣覺話之於衆
衆出山過民王家有孩子年纔一眸見法遵至來抱其足

不肯捨去法遵去後晝夜啼號累日不息法遵至則欣然
迎之其父母曰三五年後即捨爲童子又一小兒姓劉眼
有五色光父母疑其怪異因炙眼尾其光遂絕已四五歲
捨在觀中今稍長成相次入道果符玄中夢授之語矣
湖南判官鄭郎中堯庭今爲連州刺史頃於岳下寄榻其
兄魚監紉誕一男當生之時有鶴七隻盤旋居處至七日
七鶴又來至百二十日二十七鶴俱來天地晴朗雲物稍
異皆經日而去所產之子性頗淳厚儀貌整肅即以鶴爲
名天復庚申年也回明山道士焦隱黃立傳記其事矣
燉煌公李太尉德裕一旦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昇巨木
請謁焉閣者不能拒之公異而見之叟曰某家藏此桑寶

三世美某已耄矣感公之好奇搜異足以獻爾木中有奇
寶若能者斷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年齒且老或身
已歿子孫亦當得其首訣非洛匠無能斷之者也公如其
言訪於洛下匠已殂矣其子應召而來脫而視之曰此可
徐而斷之美因解爲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鶴羽翼爪是巨
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鶴少其翼公以形羽全
者進之自留其一今猶在民間水部員外盧延讓見太尉
之孫道其事

洪州北界大五埠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貧有子五人其
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旣生家稍充給農桑營贍力漸豐
足鄉里咸異之其家令此子以船載麥泝流詣州市未至

間江岸險絕牽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能制沙
推岸崩次中得錢數百萬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家益富
帝置僕馬嘗飾服裝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
未往城市稍親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馬跑地不進顧
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岸中得錢馬所跑處亦恐有物因令
左右斲之得金五百兩齎之還家他日復詣城市因有商
胡遇之知其頭中有珠使人誘之以其狎熟飲之以酒取
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半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
遂陷既還家親友眷屬咸共嗟訝自是此子精神減耗成
疾而卒其家生計亦漸亡落焉

宣城節使趙鏗額上亦有肉隱起時人疑其有珠既爲淮
南攻奪其縣郡鏗爲亂兵所害有卒訪其首級剖額得珠
而去貨與商胡胡云此人珠既死矣不可復用乃售與壘
畫之人爲佛額珠而已

趙驚奴者合州石鏡人也居大雲寺地中初其母孕數月
產一虎棄於江中復孕數月產一巨鼈又棄之又孕數月
產一夜叉長尺餘棄之復孕數月而產驚奴眉目耳鼻口
一一皆具其自項已下其身如斷欵亦有肩夾兩手各長
數寸無肘臂腕掌於圓肉上各生六指纔寸餘爪甲亦具
其下有兩足各一二寸亦皆六指既產不忍棄之及長尺
長二尺餘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詞喙辯給頗好殺戮
以捕魚宰豚爲業每鬪船驅儼及歌竹枝詞較勝必爲首

冠市肆交易必爲牙保常髡髮緇衣民間呼爲趙師晚歲但禿頭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躍倒墜于地形必裸露人多笑之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橫臥鞍中若衣裳焉有二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擊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圍面目如常人無異其女右手無名指長七八寸亦異於人

符氏始王關中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符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秦問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符健以爲祿下靖獄會大霖雨河渭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指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履載之間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非虛也

救之

吉州東山有觀焉隔灑江去州六十里咸通中有楊尊師居焉師有道術能飛符救人觀側有三井一井出鹽一井出茶一井出豉每有所闕師令取之皆得食之能療衆疾師得道之後取之無復得矣

邵州城下大江南面潭中昔開元年天師申元之藏道士之書三石函於潭底元之善三五禁呪之法至今邵州猶多能此術者爲南法焉

白鶴山屬岳州湘陰縣接潭澧二州界即晉代陶真君拔宅昇天之所所有陶仙觀在焉山不甚深而兵戈寇盜不可得且居者數百戶晏然無虞處士胡恬卜居於此父爲晏

州刺史恬獨好道高臥雲林善陰陽緯候星曆推步鑑火
黃白之事彭素道易占術篆隸詞賦皆曲盡其能調元鍊
氣專以神仙爲務景福年於安州遇上蔡人馬處謙賣卜
於世憫其瞽疾而致孝於二親學術未至旨甘不足因挈
入山授其推課之訣歲餘業就送之出山時鄂州大旱相
國杜洪與恬相遇話及祈禱之事恬爲考召投丹符於江
中俄而大霽合境告足厚贖金帛不顧而去雖諸侯辟召
皆不能致屈至今猶在山中嘗誠處謙曰吾之所學爲身
也非以爲人以子純孝恭謹故以相教欲豐終身之給黃
白之術吾欲言之足以速子之禍天子之命矣非所惜也
勿以知數而誇誕輕言以取恚夫人資五氣而生有升降
陰陽有盛衰五星有逆順年命有吉凶然積善者貽福積
惡者貽殃視其所履災沴可知耳苟善之不修非禳請所
及也由是處謙雖與人言休咎未嘗行禳厭之事是後仕
蜀爲少將作檢校僕射

孰如勲爵或微督貢奉亦使諫議大夫鄭合敬與中官齎
教令官告以入河東牛公謂晉王曰傳聞聖上駐蹕陳倉
必恐南幸梁洋襄王之立非得衆心蓋蕭裴輩嫉閣尹持
權不欲扈衛南去故有此立有君在外襄王之教非真命
也晉王愕然遂戮其使焚其教令月餘道路阻絕不復得
知朝廷之信牛公憂戚不擇因之邁疾晉王疊命醫藥或
躬詣所居勸以飲食不能致損盧謙疾愈自西京乞食開
道求公之信息亦達河東晉王嘉其誠節授以右職謂其
左右將校曰事主勳盡有盧謙者吾將脫衣以衣之均食
以食之豈復惜官爵重賞乎一旦醫工忽謂牛公以行路
謬傳之信云襄王正位聖王昇遐公失聲號呼歐血而絕
良久方蘇自草遺表懇陳晉王忠孝誠節自言老病不得
扈衛奔問詞旨激切覽者感動公嗚咽涕泗移時絕筆而
薨晉王驚痛者久之斬醫工以謝焉乃驛表俾盧謙奏于
行在上聞於政府下詔褒美贈牛公忠貞公盧謙授滑州
別駕

信宗在蜀以司封郎中王慥授萬年令兼御史中丞先次
歸京乙巳年駕回長安轉右散騎常侍十二月二十五日
乙亥蒲帥犯關是夜三更駕出寶雞慥方寢疾不得扈衛
自居平康里奔南山下自是杜門息跡養疾累月其夏襄
王稱制京師搜訪具言教令峻切蕭裴秉權中外畏憚慥
不自安昇疾起既至偽詔加左常侍慥稱疾不朝謝襄王

使御醫視之賜藥物一無所受號慟而薨朝野聞之莫不
痛惜焉言明鄭請具言其狀今以四續集卷中長史鄭
僖宗幸蜀黃巢陷長安南北臣僚奔問者相繼無何執金
吾張直方與宰臣劉鄩于悰諸朝士等潛議奔行朝為群
盜所覺誅戮者至多自是阨束內外阻絕京師積糧尚多
巧工劉萬餘樂工鄧慢兒南賊者摘星胡弟米生者竊相
謂曰大寇所向無敵京城糧貯甚多雖諸道不貢外物不
入而支持之力數年未盡吾黨受國深恩志効忠赤而飛
竄無門皆為逆黨所使吾將貢策請竭其糧外貨不至內
食既盡不一二年可自敗亡矣萬餘黃巢憐其巧性常侍
直左右因從容言曰長安苑囿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未
逼須有禦備不爾固守為難請自望仙門以北周玄武白
虎諸門博築城池置樓櫓却敵為禦捍之備有持久之安
也黃巢喜且賞其忠節即曰使兩街選召丁夫各十萬人
築城入支米二升錢四十文日計左右軍支米四千石錢
八千貫歲餘功不輟而城未周以至於出太倉穀以支夫
食然後剝榆皮而充御厨城竟不就萬餘懼賊覺其機出
投河陽經年病卒鄧慢兒善彈琵琶樂府推其首冠黃巢
頗押之因炙其右手託以風廢終不為彈禮之甚厚而未
嘗為執器奏曲每三五日一召入禁中輟與之金帛一旦
謂其友曰吾聞忠節之士有死而已吾頻為大寇所逼終
不能為之屈節奏曲今日見召吾當就死不復歸矣與妻

女一兒訣別使者促之遂入見黃巢黃巢欣然謂曰汝樂官推所藝第一而久云風廢吾亦信待於汝豈不致三兩聲琵琶乎不全曲也慢兒曰某出身應役朱紫之服皆唐天子所賜固不忍負前朝之恩以此樂樂於他人也巢大怒命斬之屠其家焉搗星胡弟善射發無不中巢甚愛之衣以錦服出入常在馬前渭橋爲官軍所奪黃巢親領兵以禦之既至橋命朱生引滿以射凡發十數箭箭皆及遠而不中黃巢詰之箭皆及遠而不中物何也對曰聖唐兵士非親即故故不中爾巢怒亦殺之

資州人陰玄之少習五經充精左史父歿廬墓六時臨哭

常有溪龍山虎助其號聲久之亦有鬼神助哭每夜常有

二燈未照墓前至明乃息又丁母憂廬墓凡六年草菴破壞終不再葺處於土穴中因患冷氣腰脚聲音嘶啞而講誦不倦每謂人曰干名求進非爲己身吾二親俱歿祿不及養何用名焉竟不應舉貧苦終身年八十餘而卒

揚太博資州人也年六十廬父母墓三年有神燈照墓猛虎馴伏有白兔之異蜀相王公上聞降勅褒獎表其門閭

止

句龍弘道君梓潼山下偃武亭南廬墓於官路之東年逾八十髮長丈餘父母二墳各生紫芝一莖高六七寸馴伏猛獸以爲常焉廣明辛丑歲僖宗幸蜀親幸其第坐於庭

中巨石上弘道亭作亭子覆護其石乙巳年駕回又臨幸
之頒賜錢帛衣物甚多來往皆如之駕駐劔州詔復其租
賦三年仍賜旌表

感應

嘉州夾江令檢校工部尚書朱播嘗居官得疾回支不能
運用舉體沈重每轉側皆須數人扶舁以爲風廢藥餌攻
之未効忽眼痛且腫晝夜煩楚又數日俄而渴作嗜水及
湯飲不知石斗之量又數日心狂憤憤若有所覩賴其沈
頓不能轉動若不然亦將披髮保走無所畏憚矣旬日之
中回疾相屬風露之危期在旦夕矣既晝夜不寐疲倦之
極忽如睡不睡見七仙人列坐在前繞長五六寸衣帔冠

服眉目髭髮歷歷分明五人相倚而坐二人兩畔橫坐播
心自思之正坐即有橫坐如何忽聞側畔空中有人應曰
既爲仙人無所不可何怪橫坐聞訖亦不見所語之人七
仙人亦復不見自此常覺有人爲握搦手足捫拍背膊所
疾漸損其日所嗜冷水湯飲頓減一半如是三五日便能
主持公事祇對賓客所疾全愈因畫北斗七星真人供養
焉

乃子判官右僕射尹瓌永平三年寢疾初患下痢晝夜五
六十行久之即成心風狂熱言詞無度忽忽多忘常欲顛
沛馳走一家僮守護之既而手足不遂肢體沈重每一
起止即四五人扶持方能凭於几按又歷數月家人看視

晝夜勞倦忽見一老人髭鬚白着白衣未謂壞曰病已效
笑何不速起即以手擡其頭便能起坐逡巡自起添油注
燈下就前牀取鞋著之回顧見僕使皆困臥不欲驚之自
持燭出門巡行一宅然後乃復其處一家驚異自此都愈

異夢

禮部尚書庾樸舉進士時甚有聲稱必就母名夢入桂宮
折得桂枝將歸人間視之已焦枯矣俄而下第是歲婚歸
氏親迎之後旬日間竊視歸氏額上指許帝塗藝油問之
云小年爲火所燒有痕而無髮也故又名桂娘子竟不登
第也

前源州中令宗愛先天戊寅歲夢一萬斤秤如此者三度
夢挂秤於樓屋脊桁之上俄而桁秤俱折心甚惡之是歲
十月八日戊申薨時年六十一

廣明辛丑歲正月僖宗車駕已及左綿郫縣鎮使任時當
晝假寢于廳事忽夢街巡小吏告之曰大將軍迎駕合伺
于道左任即奔詣通衢之側兵騎數千已直北而去旌旗
部伍異常嚴整戈甲之盛首尾十餘里不絕久之介金曳
地者千數擁白馬朱纓金甲一人五綵日月旗羅列以後
任鞠躬兩食頃隊仗方絕問報者大將軍爲誰云是法定
寺後李將軍也既覺流汗浹體想其所覩猶歷然在目是
歲余奉詔青城修齋話其事光庭記

喜異常即留於下處遂巡嶽神至立語便邀崔侍御入廟中陳設帳幄筵席妓樂極盛頃之張樂飲酒崔臨赴宴約教侍者祇待於生供以湯茶所須情旨敦厚飲且移時生倦徐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丈人握手話舊顏色憔悴衣服繼續泣而相問生因曰丈人恰似久辭人間何得於此相遇答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詣近作數水橋神倦於送迎而窘於衣食窮困之狀迨不可濟知姪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薦故來投誠願爲述姓字若得南山甯神即粗免飢窮此後遷轉得居天秩去離幽苦矣生辭以乍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爲道之言罷復下處侍御尋亦罷宴而歸顧問久之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得余少頃公事亦畢即當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甯神似人間遺補極是清賞數水橋神其位卑雜豈可便得然試爲言之嶽神必不相阻即復詣嶽神迎奉生潛近伺之歷歷聞所託嶽神果許之即命出牒補署俄爾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人侍從甚整生因出門相賀甯神沾灑相感曰非吾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佗後一轉便入天司矣今年地神所申渭水泛溢姪莊雷飄壤上下隣里一道所損三五百家已令爲姪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有五百謙相酬須臾甯神驅殿而去侍御亦發嶽神出送生獨在廟中歛如夢覺出門訪僕使只在店中一無所覩於是不復

入關却回止別墅其夏渭水泛溢漂損甚多唯崔生莊獨
得免莊前泊一空船水涸之後船有絹五百匹生益信不
虛復明年果擢第矣宗正王大卿都說
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魄荆楚間常半酣數屐於江
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公乘醉於
渠上脫屐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使必買
此宅聞者皆掩口而笑不數年果鎮荆南遂買此宅又嘗
佐太尉南康王韋臯爲成都都巡忽失意韋公逐之使攝
靈池尉蒼惶受命羸僮方馬奔迫就縣去靈池六七里日
已昏黑路絕行人忽有兩炬皆前引更呼曰太尉來既及
郭門兩炬皆滅扣閤良久令長差人延之然後得入時自
都巡與韋奉使入長安公與劉禹錫深交禹錫爲禮部員
外公往謁之禹錫與日者從容之際公遽至日者匿於箔
下公既去日者出謂禹錫曰員外若圖省轉事勢殊遠須
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郎耳自是禹錫失意連
授外官十餘年鄒平入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歸闕果如
日者所言蜀朝庚午年夏大雨岷江泛漲將壞京江灌口
堰上夜聞呼譟之聲若干百人列炬無數大風暴雨如火
影不滅及明大堰移數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冰祠中所
立旗幟皆濕導江令黃環及鎮靜軍同奏其事是時新津
嘉眉水害尤多而京江不知溢焉
鄭君雄爲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見兵士襍隊若數千人在

水東堤內屯駐旗幟帟幕人物喧闐與軍行無異不敢探報莫知其由但是州內警備突來而已未曉差人密探之大軍已去只三五人在後探者問之答曰江濱神也數年川府不安移在峽內今遠近安矣却歸川中差人視之有下營及火幕蹤跡一一可驗遂州東岸唐村云古有一人寬衣大袖著古冠幘立於道左與村人語曰我鍾離大王也舊有廟在下流千餘里因水摧損今形像泝流而上即將至矣汝可於此爲我立廟村人詣江視之得一木人長數尺遂於所見處立廟號唐村神至今水旱禱祈無不徵驗或云初見時似道流形

廣都縣有盤古三郎廟頗有靈應民之過門稍不致敬必加顯驗或爲人歐擊或道途顛蹶由是遠近畏而敬之縣民楊知遇者嘗受正一盟威錄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遠月黑因廟門過大呼曰余正一弟子也酒醉月黑無伴還家願得神力示以歸路俄有一炬火自廟門出前引之此至其家二十餘里雖狹橋細路略無蹉跌火炬亦無見矣鄉里之人尤驚異之

廬山九天使者真君廟門外有石如瓦甃光滑瑩潔人嘗看觀之頗有靈異或廟中穢觸者多被靈官執於石邊撲之忽有寄居士人家小童戲弄此石或坐或溺如此數回俄有劉敦者詣州陳狀訟此小童州官差人就廟所追尋但有小童戲弄此石之事而無劉敦廟前居住蹤跡時有

毛尊師寄止廟中云近有官人劉敦云在廟前居止曾相訪言語甚是風流稽古之人亦曾訪之不知居處既言坐其頭上又云溺之恐是此石甬因與衆人斲掘其下繞三四尺即連大石根甚廣闊衆共神異因立小亭作紗窓以護淨之

房州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色殘毀城郭蕭條穆宗時有孫令自京之任逾年其弟寧省乍覩牢落不勝其憂暇日周覽四隅無非榛棘見荒廟歸然土偶羅列一神當座三婦侍側無門榜標記莫知誰氏訪之色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從倚久之莫雪其悶賦詩于壁以詰以嘆頃之昏然成寐與神相接神謂之曰我名跡不顯久矣鬱然歛自述其由恐爲妖怪今吾子致問得申素誠以摠積年之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隱爲大將軍兵書有傳將軍誅南山之虎斬長橋蛟龍與民除害陰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時余名字廓浦爲上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內寧有驚獸暴害於人漁樵不通道途斷絕余數年之內勦戮猛虎不可勝數生聚頓安虎之首帥在西域郡其形偉博便捷異常身如白錦頭有圓鏡光彩閃爍害人最多余亦誅之殄滅其類居人懷恩爲余立廟自襄漢之北藍關之南肖形構宇三十餘處及此廟貌皆余憇息之所也歲祀綿遠俗傳多誤以余祠爲白虎神廟謬之甚矣幸君子訪問得叙首末願爲顯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詰於

襄中賓幕編述書版寘于廟中塵侵雨漬文字將滅大中
壬申歲襄州觀風判官王士澄督審支郡覽而異之恐板
木銷訛乃刻石于廟故祀典曰捍大災禦大憲功及於民
者世世祀之周君紹厥父之勇膺上帝之命回郡之境豐
祠相接其惠人也博矣其受享也宜然吐俗莫知謬以爲
白虎之廟非孫生之賦詠激發廊浦之幽靈感通神功不
彰邪正莫辨矣後之覽者審而識之

合州巴川縣兵亂後官舍殘毀移居寨中稍可自固崖令
在官日有健卒盜拔寨木擒之送鎮鎮將斬之卒家元事
壁山神卒死之後神乃與令家爲祟或見形往來或空中
詬罵投擲火燭損破器物錢帛衣服無故遺失箱篋之中
鎖閉如初其內衣服多皆剪碎求方術禳解都不能制令
能官還相去千里崇亦隨之又曰夕飲食與人無異一家
承事不敢有怠費用甚多事力將困忽一旦舉家聞大鳥
鼓翼之聲俯近屋上久之空中大呼曰我來矣一家大小
皆迎事之崇自稱大王曰汝比有笑值我雍漢兄弟非理
破徐汝家活計損失財物作諸怪異計汝必甚畏之今並
與廢遣去矣汝災盡福生大王自來且暫駐泊亦將不久
且借天蓬龕子中安下兼此天蓬樣極好借天上傳寫一
本三五日即送來數日後掃天蓬於舍簷高處並無污損
自此日夕常在往往召主人語語忽令小大念詩賦作音
樂一能隨聲唱之所念文字或有錯呼必爲改正言論

間多勸人為善亦令人學氣術修道或云尋常乘鶴往來
天上初色中有群鶴現神云數內只有兩隻真鶴其所騎
未其餘皆常鳥也或自云姓張每日飲食與人無異亦有
女名錦繡娘及妻僕使等食物所費亦甚不少大都見善
人君子即肯言語稍近凶暴強惡之人即不與語亦云上
天去忽有醉僧健卒三人來謁之言詞無度有所陵毀因
即不語僧去之後徐謂人曰此僧餐狗肉飲酒兇暴無良
不欲其語然人之所行善惡災福吉凶了了知之言無不
中至於小名第行一一皆知若子細問之即以此語為對
未知是何神也

見一人長大身如靛色迫之漸急奔走避之至竹簣橋馳
入民家此人亦隨至撮拽牽頓勢不可解僧哀鳴祈之此
人問汝姓何也答云姓王此人曰名同姓異乃捨之去而
僧戰懾投民家移時稍定方歸寺中是夕有與之同名異
姓者死焉

酒樂極懽或禮而去自是往復爲常遠近咸知之子華罷
秩不知所之俗云入龍宮得水仙笑柳孫君慶乾符中爲
節度押衙青城鎮過使頗好善常以樂石救貧民之疾每
自躬親撫視健卒民庶孳孳焉勤恪奉公推誠及物爲時
人所重有一珠大如毬子云是其祖所留數世傳寶矣照
物形狀毛髮形色一一備足但皆倒立耳是時晉源賊帥
韓珠攻陷青城及諸阜市柳爲都鎮領所部將士救陶填
鎮爲賊所圍健卒三十輩與柳戰數百人兵力不均將偪
敵猶有步卒十餘人擁柳突圍不果爲賊所害遠近知者
莫不痛惜

荆州當陽縣倚山爲廨內有劉文龍井極深井中有龍窠
傍入不知幾許欲晴霽及將雨往往有雲氣自井而出光
化中有道士稱自高山來入井中取龍窠及草藥而去其
後有令黃馴者到任之後常繫馬於井傍津穢流漬盡入
于井中或有譏之者飾辭以封歲餘馴及馬皆替
蜀庚午歲金州刺史王宗朗奏洵陽縣洵水畔有青煙廟
數日廟上煙雲昏晦晝夜奏樂忽一旦水波騰躍有群龍
出於水上行入漢江大者數丈小者丈餘或黃或黑或赤
或白或青有如牛馬驢羊之形大小五十壘壘相次行入
漢江却回廟所往復數里或隱或見三日乃止
癸酉年犀浦界田中有小龍一青黑色剖爲兩片旬日臭
敗尋亦失去摩訶池大廳西面亦有龍井甚靈人不可犯

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煙觀內古井中有魚長六七寸
往往游於井上水必騰涌相傳井有龍

異虎

劍州永歸茂萌劍門益昌界嘉陵江側有婦人年五十已
來自稱十八姨往往來民家不飲不食每教諭於人但作
好事莫違負神理居家和順孝行爲上若爲惡事者我常
令猶兒三五箇巡檢汝來語畢遂去或奄忽不見每歲約
三五度有人過之民間知其是虎所化也皆敬而懼之
吉陽治在涪州南泝黔江三十里得之有像設古碑猶在
物業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將蘭庭雍妹因過化中盜取

常往物因即迷路數日之內身變爲虎其前足之上銀纏
金馴宛然猶存每見鄉人隔樹與語云我盜化中之物變
身如此求見其母託人爲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來往郭
外經年漸去

異龜

明皇帝嘗有方士獻一小龜徑寸而金色可愛云此龜神
明而不食可置之枕笥之中辟巨蛇之毒上帝貯中箱中
忽有小黃門恩溼方深而爲骨肉所累將竄南徼不欲屈
法免之密授此龜教之曰南荒多巨蟒帝以龜置於側可
以無恙聞者拜受而懷之洎達象郡之屬邑里市館舍悄
然無一人投宿于旅館飲膳芻豢燈燭供具一無所闕是

夜月明如晝而有風雨之聲其勢漸近因出此龜置於堦上良久神龜伸頸吐氣其大如絙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龜遊息如常向之風雨聲亦已絕矣及明驛吏稍而至羅拜庭下曰昨知天使將至合備迎奉適緣行旅誤殺一蛇衆知報寃蛇必此夕爲害側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氣某等不敢遠去止在近山巖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則天使無恙乃神明所祐非人力所及也久之行人漸至云甯道有巨蛇十數皆已糜爛自此無復報寃之物人莫測其由逾年黃門應召歸長安復以金龜進上泣而謝曰不獨臣之性命賴此生全南方之人永祛毒類所全人命不知紀極實聖德所及神龜之力也

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廣漢太守孟彥暉奏西湖有金龜徑寸遊於荷葉之上畫圖以聞正入其水中與有質客維舟汴河上獲一巨龜於竈火中煨之是夕偶忘出之明日取視皮殼已焦矣拂拭去灰置於食牀上款以助餐良久伸頸動足徐行牀上其生如常衆共異之投於水中游泳而去宣州下流採石山之西岸有西梁山焉與東梁隔水相對西梁居民捕龜爲業生解其板以爲灼卜之貨既解其甲與肉俱棄水中猶能運動或云其板復生歲歲取之日供貨不知紀極而此山出龜未嘗竭盡天下所卜之龜皆出於此莫知其所以然也唐高祖武德三年老君見於羊角山秦王令吉善行入奏善行告老君云入

京甚難無物為驗老君曰汝到京日有獻石似龜者可為
驗矣既至朝門果有邵州獻石似龜下有六字文曰天下
安千萬日日武德末太宗平內難苑中池內有白龜游於荷葉之上太
宗取之化為白石瑩潔如玉登極之後降制曰皇天眷祐
錫以寶龜蜀丁卯年會昌廟城壕岸側穴中龜生四龜各
三二寸背上有金書玉字大吉字皇蜀皇帝乾德元年己卯七月十五日庚辰降誕廣聖節邕
口鎮將王彥徽於羅真人宮內得白龜以進長沙縣東晉
太始元年有神龜皎然白色其形長四五尺出其水中巡
行岸上因名龜塘下有良田百餘頃龜

中本名異龜大

龜其狀如鼈腹下赤者為鼈白者為鼈俗云鼈之身有十
二屬肉漁人捕得之懼其所害必加鈎鏃利器制之然以
長柯巨斧鉞而碎之雖支分鬻解隨其巨細未投湯鑊者
皆能跳走鼈與鼈雖至大者如蚊蚋嗜之一夕乃死
民有於蜀江之上獲巨鼈者大於常長尺餘其裙朱色鍋
中煮之經宿遊戲自若又加火一日水涸而鼈不死舉家
驚懼以為龍類也乃投於江中浮泛而去不復見矣

異蛇

劔利間有蛇長三尺其大如甕小者亦如柱焉兔頭蛇身
項下白色欲害人也出自山上輪轉而下以噬行旅必穴

其腋而飲血焉其名曰坂鼻每於穴中藏微出其鼻而鳴
聲若牛响聞數里地爲之震業焉民有冬燒田者或燒殺
之但多脂耳

乾符中神仙驛有巨蛇黑色高三十餘丈諸小蛇如椽如
柱如十石五石甕者數百頭隨之自東向西群隊行旅自
辰時已前見之至酉時方盡不知其長幾里也將盡有一
小兒執紅旗立於蛇尾之上跳躍鼓舞而過是歲山南鄭
度使陽守亮敗

南海中有山高數十里周回百里每年夏月有巨蛇繳山
三四市飲海水如此爲常一旦飲海水之次有大蛇自海
中來吞此魚天地晦冥久之不復見

雞冠蛇頭如雄雞有冠身長尺餘圍可數寸中人必死會
稽山下有之
爆身蛇長一二尺形如灰色聞人行聲林中飛出狀若枯
枝橫來擊人中者皆死
黃領蛇長一二尺色如黃金居石縫中欲雨之時作牛乳
聲中人亦死回明山有之

邠縣有民於南郭渠邊得一小孩長尺餘剝剔五藏盤而
半置於煙火之上焙之數日民家孩子數歲忽遍身腫赤
皮膚炮破呻吟痛楚異常因自語曰汝家無狀殺我剝剔
腸胃置於火上且令汝兒知此痛苦民家聞之驚異取蛇
拔去剝竹以水灑之焚香祈謝送於舊所良久燒涎而去

民家兒亦平愈焉

南海中有山高數千天兩山相去十餘里有巨魚相鬪鬚鬣挂山半山爲之摧折或曰六月忽有巨魚鬪於此邪縣侯生者於滙麻池側得鱣魚大可尺圍烹而食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自此輕健

天復初馮行襲侍中卸制金州洵陽縣永南鄉百姓栢君懷於漢江勒漢潭採得魚長數尺身上有字云三度過海兩度上漢行至勒漢命屬栢君

前進士崔道紀及第後遊江淮間遇酒醉甚臥于客館中其僕使井中汲水有一魚隨桶而上僕者得之以告道紀

道紀喜曰魚羹甚能醒酒可速烹之既食良久有黃衣使者自天而下立於庭中連呼道紀使人執提宣教曰崔道紀下土小民敢殺龍子官合至宰相壽合至七十並宜削除言訖昇天而去是夜道紀暴卒時年三十五

鱣魚狀如鱧其文赤斑長者尺餘豫章界有之多居污泥池中或至數百能爲魑子故反鬼幻惑妖怪亦能魅人其

汙池側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奠之厚其租直田即部豐但匿己姓名佃之三年而後捨去必免其害其或爲人患者能換人面目反人手足祈謝之而後免亦能夜間行於陸地所經之處有泥蹤跡所到之處聞嗒嗒之聲北帝二十五部大將軍有破泉魁符書於觀石之上投其

池中或書板刺釘於池畔而必因風雨雷霆以往他所善
此術者方可行之
鯀鯀魚文班如虎俗云煮之不熟食者必死相傳以爲常
美饒州有吳生者家甚豐足妻家亦富夫婦和睦曾無虧
間一旦吳生醉歸投身牀上妻爲整衣解屨扶昇其足醉
者運動誤中妻之心胸其妻蹶然而死醉者不知也遽爲
妻族所陵云歐擊致斃獄訟經年州郡不能理以事上聞
繫繫控率以俟正命吳生親族懼救命到必有明刑爲舉
族之辱因餉獄生鱸鯀魚以啗之冀其獄中自斃吳生
食之無苦而此數回竟不能害益加充悅俄而會赦獲免
還家之後胤嗣繁盛年洎八十竟以壽終且烹之不熟尚
能殺人生啗數回不能爲害此其命歟

錄異記卷之六

長安富平縣北定陵後通關鄉入谷二十餘里有二洞一名東女學一名西女學其東女學崖壁懸絕洞門在崖面

躋攀不及夜往往聞讀書之聲其西女學約山有路可到洞門近門有一石室可容一二十人其洞門時有人秉燭可入行一二十里兩面有五門皆各有題記或通蓬萊及諸仙境近年有石摧下遮閉洞門不通人入又山頂有一天井直下深二丈許有自然橫石旁出石下天井亦可二丈餘可通人過其底旁有崖龕梯磴而上屈曲甚廣龕內

有道經數萬卷皆置於栢木板牀之上有一石人俛首凭
按而坐形如生人天井之底有道門所投之簡委積朽爛
不知其數其大頃年中富平奉道人姓徐第七曾於洞內
取養生經出外傳寫却送山洞中又向北行二十餘里有
三泉山谷中有石嵌可容三二百人當谷內有三石盆其
盆各廣丈餘制度光滑迥非人工三盆涌出泉水常滿餘
水流出山外古老云時有仙人浴此盆大都此山有人觸
犯即立致雷電損傷苗稼由是鄉里多隱蔽蹤跡難於尋
訪山上有仙人鬪聖蹤跡極多東女學山前有神鵬一窠
常護洞門人或侵犯者神鵬擊之立致殞斃古有道流刻
五石人致於山上民有鋤木者為鵬所驚走避於石人之
下置置於石人頭上鵬即擊之石人頭殞于今見在其山
下通關鄉多姓公孫賈家山上石保村多姓閻氏麻氏
繁陽山麻姑洞即二十四化之第一陽平之別名也在繁
水之陽因以為名本際經云天師張道陵所遊太上說經
之處在成都府新都縣南渡江十五里泉山連接孤峯特
起是也神武皇帝潛龍之時光化二年己未五月四日丙
申山上摧落洞門自開縣吏時康鄉所由楊靖道士張守
真等以事申府云自洞門開後每日有百姓往來者府差
縣典楊澤畫工任從與張守真同往檢覆畫圖申上稱把
燈燭入洞看檢其第一門對北高二尺闊三尺五寸入至
第二門約五尺己未第二洞門方一尺六寸入內並是黑

處長一丈二尺闊六尺有石窟兩處在東畔并西南有洞
門兩路南畔一路圓闊一尺六寸入內長一丈二尺闊一
丈高四尺南畔有石窟三處西畔兩路入內通遠門圓闊
一丈七尺內各闊五尺高六尺己未門相去一丈門屋一
所高五尺闊四尺後內往來有刻枓拱甌瓦約山作石日
月兼作日字月字隔于房一所闊二尺五寸高一尺五寸
刻枓拱甌瓦石窟一所高一尺闊一尺五寸門闊五寸石
窟三處各闊七尺又西入洞門圓闊一尺七寸彎曲入向
南門屋一所高六尺闊四尺後內往來有石枓拱甌瓦又
有竈模兩所共一牀高一尺闊二尺三寸門闊八尺有石
枓拱西北角又有一門方一尺六寸內方二丈己未南畔
西畔北畔各窟一所南角又有一洞圓闊一尺六寸己未
將燈燭近前有黑氣出燈火即滅更入不得其洞連接繁
陽本山相去三里己未其山據諸鄉帳生張贊等狀稱繁
陽是古跡山每唯勅祭祀其洞亦是元有往往閉塞元和
中南康王韋畢莅蜀洞忽開時人或云洞門開即年豐物
賤事又閉塞至是復開其後累年遠近豐稔其洞本名麻
姑洞山側有麻姑宅基蓋修道之所也
開州後倚盛山東枕清江沂江而北三十餘里至溫湯井
并有湯泉北山上麟德年因雷雨震霹山脚摧裂洞門自
開當門有石鐘自然成形如數千斤鐘大懸身去地二尺
許外像鐘而中實扣之無聲門兩壁有石如金剛力士之

形者數人鍾傍有小徑高六尺已來行二三丈稍闊有石
碑巨龜負之自然而成但無文字而已碑側有巨屏上與
鼎相連下有一穴側身可入一二尺許自是廣闊中有路
徑平坦與常無異路之左右滴乳爲石羅列衆形龍麟鸞
鶴鵠雲巍山如林如柱似動似躍乍飛乍顧千形萬態不
可殫紀僅一里許傍疎蓮臺周迴數步高三四丈層級重
疊皆可攀躋旋生乳石如臂如指者以燭照之通透臺微
隨折脫斷及出洞門外得風皆爲白石矣自臺側三四十
步步有蓮花羅布於地傍有甘泉水色溫白遊洞者烹茗
於此前有橫溪湍波甚急其聲喧洶流出洞外溪上有橋
長二三丈闊一丈許非石非土功甚宏壯過橋得黃土坡
高四五丈道徑險滑行者累息方至其頂坡上有巨堂回
壁平靜中高數丈壁上皆有游山之人題記年月日處堂
之極處曲角有一穴高四五尺廣三四尺去下丈餘躋攀
莫及相傳云昔有遊人攀緣而入累月之後出於巫山洞
中自後無復敢入者

岐府西隴州路七十餘里有魚龍洞中有石或大或小隨
水流出破而看之石中皆有魚龍形人過洞前並不敢語
語者便聞風雷之聲立致驚惧奔走但諸人不聞耳
隴州昌明縣豆圖山真人豆子明修道之所也西接長崗
猶通車馬東臨峭壁陡絕一隅自西壁至東峯石笋如圖
兩崖中斷相去百餘丈躋攀險絕人所不到其頂有天尊

古宮不知所製年月古仙曾竿繩橋以通登覽而絙竿朽絕已積歲年里中有言曰欲知修績者脚下自生毛如此相傳久矣咸通中有道士毛意歡山下居人幼而爲道常持五千言誦不輟口著弊布褐日於市誦經乞酒醉而登山攀緣峭險以絕道爲橋焉山頂多白松樹以繩繫之橫亘中頂布板掾於繩上士女善看隨而度焉行及其半動搖將墮而其底不測莫敢俯視數年繩朽橋壞無復緝者咸通壬辰歲與賓客醮山於西峯展禮時毛師他遊人有謂令曰此峯之側有小徑抱崖繞通人跡無所攀援意歡常遊此而去逾旬而出令疑其隱在穴中厓內有廣陵郭頽阨者令請由此徑而往探求之頽阨久之驚胎不能語而後言曰此徑去約三十餘丈然到一穴口纔三五尺下去平地猶數百尺穴內可坐十餘人中有巨木匳緘鎖極固意歡讀經處石面平滑有足膝之痕而經卷在焉不知意歡之所其家有一妻一女而已疑其得道者也意歡每多持燈挽度繩橋山側居人視之以爲常矣山多毒蛇猛虎里中人莫敢獨往意歡夜歸亦無所畏焉常有二鴉有客將至鴉必飛鳴意歡整飾賓階坐榻未畢客果至矣壬子歲七月十三日青城鬼城山因滯雨崖崩瀑水大至在丈人觀後高百餘丈殿當其下將憂摧壞俄有墜石如岸堰水向東竟免漂陷觀中常汲溪水以供日食甚以爲勞自此瀑水出處常有流泉直注厨內其味甘香冬夏不

絕東柱西柱金州之北乾元之南六十餘里地名東柱西柱衆山連接峯巒秀異鄉人云有山自南而來其北有巨石而柱山穿柱過因以爲名又東有數峯峭拔一峯最高云是蒲仙上昇之所蒲仙山下側近崖上及溪澗中有石版篆文凡六七處人多不識徃徃亦可尋見

焰陽洞古老相傳在陵州陽山之上後來隱蔽人莫知處乾德三年辛巳正月十六日癸卯并監使保義軍使太保馬全章中夜夢一人紫衣束帶魏冠古服狀若道流揖之俱行至崖壁所告之曰此焰陽洞也閉塞多年能開發護持可以福利邦國又指其地近開小徑亦可斷之勿使常人踐踏言訖而去及旦全章徃尋其所果見土勢微偏以杖導之深不可測即命本軍節級侯廣之勾當人夫斲掘漸獲蹤由相次開掘見三重石門其內並是細砂一無蟲蟻他物其洞自東入西深三丈九尺闊五尺三寸其洞完全石洞門第一重高六尺闊五尺二寸第二重門高五尺五寸闊三尺七寸第三重門高四尺七寸闊三尺五寸第三重門內後至底一向高六尺一寸其門三重相去各只三四尺鑿鑿精巧迨非人功第三重門內南畔石房闊七尺四寸高四尺八寸深四尺二寸其後別有一小洞元有一片石遮掩其門傍通一縫以燈燭照之深不知其底北畔石房深四尺二寸闊七尺三寸高五尺其房內有牀一所西畔小石房深二尺闊三尺五寸高三尺一寸西北

畔石牀長三尺八寸闊二尺八寸西北畔石竈模長二尺三寸門額闊七寸竈深八寸周圍三尺五寸後洞門向東一直至鹽井面相去回十一丈八尺洞門面正東全章召得甯井暨天師院主內大德道士費省真顧問云天師院見有元和年刺史李正卿著天師聖德碑云張天師以東漢建安二年自沛遊蜀占乾為分野見陽山氣象指為門弟子曰此山直下有醜泉焉今驗此洞正當井上即是燔陽洞也

錄異記卷之七

八月

恭回

異水

錄宋其贊外 森太尚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秦國公 杜光庭纂

益陽縣在長沙郡界秦時立此縣至今不改地理誌云益水在其陽今則無聞凡臨瀆水源出邵陵武崗縣界東北流入洞庭縣治東望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悉可審辨或平日或平午覽矚移晷仍漸散滅縣去長沙徑道三百里跨越重山理絕表顯將是山嶽炳靈冥像所傳者乎其土謠曰長沙益陽一時相印昔光武中元元年封泰山禪梁父是日山靈秉成宮室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浮海採藥於波中見漢家堦基樓觀參差宛然備矚公侯第宅皆

滿目班超在渾耶國平旦雲霞鮮朗見天際宮館嚴列侍
臣左右悉漢家也如斯之類難可審論
新康縣西百二十里有清潭在漳浦溪源極深常有白龍
藏此中天旱令人取猪羊糞擲潭中即有洪雨大水至今
有驗
錢唐江湖頭昔伍子胥累諫吳王忤旨賜屬鏤劍而死臨
終戒其子曰懸吾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伐吳以鱖魚皮
裹吾尸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自海
門山潮頭汹涌高數百尺越錢塘過漁浦方漸低小朝暮
再來其聲振怒雷奔電激聞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
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

廬州城內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淝河之水
亦鼓怒而起至其廟前高一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俗公
與錢塘潮水相應焉
中宗景龍年洛京之西四百里官路之地皆如水影人馬
樹木行立其上歷歷馬影可俯視月餘乃滅

昭潭山下有寒泉水深不測名曰昭潭誘曰昭潭無底橋
洲渚昔人覆舟於此沈其銅甃甃有銘題後於洞庭湖中
得之疑有潛穴相通耳湘水龕中有石牀牀上有石棺和
蓋宛然其色如青銅鏡莫之能測

廬山西南七十里有湧泉觀昔太極仙公葛玄鍊丹於此
感致泉水自石竇中湧出流百餘里入潯陽湖溉田極廣

其地舊多水蛭農人患之仙公刻符於洞門之下水沃其上自此水所及處皆無水蛭之患遠近賴之後人鑿此符移於湧泉觀中但舊跡在耳而靈驗不改

漢州赤水有湧泉焉水脉五六自山下湧出因成大池流三二百步可激碓磴流為大溪藥水在房州西四十里九室宮亭中此宮大底基址在巨石之上唯藥水一穴徑二尺已來乃是土井深三四尺水常數寸不耗不溢古老傳云昔有二鵠栖於雙栢之上時飲此水居人因取飲之有疾皆愈以淬刀劔銛利倍常因名藥水雙栢夾井至今猶在魏周之間敕構宮宇以其山有九處神仙洞室因名九室宮宮北五里有湯口村昔有溫湯院宇崇麗郡人浴於

此廬陵王在郡之日愛女年幼浴於湯中遇癘而夭自此湯泉涸竭今為陵陸矣初女歿之後寤夢於其父云湯下陰闇願置燈以照之王命樹九幽燈晝夜照灼今並泯滅無復舊址但號湯口村焉

青城縣西北去縣三里有老君觀觀門東上有一泉號馬跑泉其泉水味甘回時不絕春夏如冰冷秋冬即溫昔太上老君與天真皇人於此會真之所其泉是老君所乘者馬跑成泉焉

六時水青城山崇玄觀南二里已來有峭崖面對觀中高五百餘尺其山崖上有授道壇昔甯真君與軒轅黃帝授道之所下澗底有石龕玄宗皇帝御真每日六時後崖上

自然有水出至今不絕時人遊禮見焉

五百餘異石

帝堯時有五星自天而實一是土之精墜於穀城山下其精化為圮橋老人以兵書授張子房云讀此當為帝王師後求我於穀城山下黃石是也子房佐漢功成求於穀城山下果得黃石焉子房隱於商山後回皓學道其家葬其衣冠黃石焉占者常見墓上黃氣高數丈後為赤眉所發不見其尸黃石亦失所在其氣自絕

歲星之精墜於荆山化而為玉側而視之色碧正而視之色白卞和得之獻楚王後入趙獻秦始皇一統天下琢為壽命璽李斯小篆其文歷世傳之為傳國寶又古今異說

又云是大角星精大角亦木星是也

火星之精墜於南海中為大珠徑尺餘時出海上光照數百里紅氣亘天今名其地為珠池亦名珠崖後有時出焉

止

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圭峯之西因號為太白山其精化為白石狀如美玉時有紫氣覆之天寶中玄宗皇帝立玄元廟於長安大寧里臨淄舊邸欲塑玄元像夢神人曰太白北谷中有玉石可取而琢之紫氣見處是也翌日命使入谷求之山下人云旬日來常有紫氣連日不散果於其下掘獲玉石琢為玄元像高二丈許又為二真人二侍童及李林甫陳希烈之形高六尺已來

水星之精墜於張掖郡柳谷中化爲黑石廣一丈餘高三尺後漢之末漸有文彩未甚分明魏青龍年忽如雷震聲聞百餘里其石自立白色爲文有牛馬仙人之狀及玉環玉珠兼文字果應司馬氏爲晉以符金德焉唐堯之際雷天氣窮於太陽地氣極於太陰陽九百六交周之運甲申之年洪災之會故五星實精日月濁景有此異焉

天復十年庚午夏洪州賈石于越王山下昭仙觀前有聲如雷光彩五色闊十丈袁吉江洪四州之界皆見光聞聲觀前五色煙霧經月而散有石長七八尺圍三尺餘清碧如玉墮於地上鄧度相國劉威命舁入昭仙觀內設齋祈謝七日之內石稍小長三尺又齋數日石長尺餘今只及

七八寸留在觀內

江州南五十里有店名七里店在蛇江之南小山上石青色堅膩俗云石中有珠每至中秋往往群飛凡十餘枚如流星往來或聚或散石上時有光景相傳云珠藏於此乃無價寶也或有見者密認其處尋不得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翫用爲書鎮焉偶有蠅集其上驅之不去視之已化爲石求化蟲試之隨亦化焉殼落堅重與石無異

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誤墮水中化爲石取未化者試於水中隨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幹及皮與松無異但堅勁有未化者數斷相兼留之以旌異物焉

隰州昌明縣山中周迴二十里許窈香爐者廣二寸未或全破堆積林中莫知其數

洪州建昌縣界野田中有自然石碑石人及龜散在地中莫知其數皆如鐫琢之狀而無文字石人倒臥者多時有立者又云側近有石井深而無水有好事者持火入其中旁有橫道莫知遠近道側亦皆是石人焉

昌松瑞石文初李襲譽為涼州刺史秦昌松有瑞石自然成字凡一百一十字其略曰高皇海出兩字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子李世民王千年太子治書燕山人人士國至高汪諤將文通千古大王五王七王十鳳毛才子武文真觀昌大聖四方上下萬治忠孝為善教禮部郎中柳逞馳驛

檢覆不虛並同所奏

新北市是景雲觀舊基有一巨石大於柱礎人或坐之踏之遠巡如火燒應心煩熱因便成疾往往致死或云若聚火燒此石即懼塘山吼而水沸古老相傳耳

蜀州晉源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徑二尺已來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是落星石東邊者生即靈驗西邊者死與諸石無異色並帶青白也

鎮靜軍側近江堤中有石長五六尺高大三尺已來擊之如鐘聲軍使劉師簡送一石長四尺已來形圓色青擊之如鐘磬聲吳郡臨江半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武帝以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

其言果聲聞數里

石季龍立河橋於靈昌津採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
流用工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沈璧于河俄而
所沈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棲殿傾壞壓死者
百餘人天台僧乾符中自台山之東臨海縣界得一洞穴
同志僧相將尋之初一二十里徑路低狹率多泥塗自外
稍平闊漸有山川十許里見市肆居人與世無異此僧素
習懺氣不覺飢渴其同行之僧飢甚詣食肆乞食人或謂
曰若能忍飢渴速還無苦或餐敢此地之食必難出矣飢
甚固求食焉食畢相與行十餘里路漸隘小得一穴而
出餐物之僧立化爲石矣天台僧出山逢人問其所管已

在羊平海濱矣

錄異記卷之八

墓

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蔡國公臣杜光庭墓

陳州為太昊之墟東關城內有伏羲女媧廟廟東南隅有八卦壇西南隅有海眼是古樹根穴直下以物投之不知深淺歲旱以金銀物投之可致雨亦是國家投奠之所穴側有龍堂焉東關城外有伏羲墓以鐵錮之觸犯不得時人謂之翁婆墓陳州雖小寇賊攻之固不能克以其墓靈也

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搏土為人民之所古跡在焉又華俠界黃河中有小洲島古樹數根河水汎漲終

不能沒云是女媧墓大曆年中連日風雨晦冥雷電不已
晴霽之後忽失此墓不知所在
蔡州西北百里平輿縣界有仙女墓即董仲舒為母追葬
衣冠之所傳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既長追思其母因築
墓焉秦宗權時或云仲舒母是天女人間無墓恐是仲舒
藏神符靈藥及陰陽祕訣於此宗權命裨將領卒百餘人
往發掘之即時注雨六旬不止竟施工不得是歲淮西妨
農因致大飢焉

漢長沙王吳芮塚在長沙縣東二里高二十七丈周迴六
百丈昔諸葛誕長史吳綱時有人詣綱者云君酷似吳芮
綱驚曰君何以知之客曰黃初三年嘗至長沙見人發吳
芮塚中多玉器芮僵屍容貌不異生時君酷似之綱曰是
吾七世祖也君子時見得玉復何在曰悉置孫堅廟中
漢長沙定王墓及其母唐姬墓各高三丈周迴三里墓
高十八丈其間相去三丈

宣州當塗縣之東南有橫山焉山下有八墓形甚高大乾
符中有盜發之得一穴續緇為繩凡七十匹緇一人以觀
之為黑蜂所蠆蜂既甚多緇者驚懼而去竟無所得相傳
云是陶廣州墓莫知其名及年代矣
洪州大廳前有阜葵樹數人合抱鳥不敢棲人犯之者立
有靈應相傳見之數百年矣大廳中非時不敢視事因為
常美李憲為太守既至命伐其樹吏民爭之咸以為不可

憲竟伐去之既而群鴉數千鳴噪不已憲疑其下有物命掘之而深數尺乃巨墓也中得石誌識言數百字末云郭璞墓也後五百歲開墓賊李憲是也所識將來之事至今猶有知者即命修完其墓遷廳事以避之按東晉元帝元年時郭璞為王敦所殺事在金陵不知何因墓在豫章東晉元年丁丑至唐文宗敬宗中即五百歲矣

鍾傳初入洪州命修子城軍吏散掘墓執以稱用功畢傳夢一人古服項長貌如子路來詣傳曰將軍何得暴我居處令我不安速宜修之既覺歷問軍吏賓客莫能知者市老羅通入謁曰舊圖云城東南角三十一步有子羽先生墓相傳甚靈恐軍人取執有所觸犯傳使人視之果驗即命甃砌修飾立亭子於其上以表古跡既畢復夢致謝傳以束帛賞羅通焉按澹臺滅明仲尼弟子也字子羽居於武城貌惡而廉謹武城非豫章郡不知何因有墓於此許靜墓在成都延秋門外直西七八里田中有巨墓云許將軍墓也耕牧之人牛豕之屬祀者必有禍焉近割置軍營也野外墟墓多不存者唯此歸然存焉人莫敢犯靜在前蜀官至大司徒

越州上虞縣過江二十餘里有南寶寺在南保村過橫嶺則刻有好事者尋訪山水登嶺行倦息於樹下有村叟亦歇焉共話山川形勝指顧之間見路側一墳老叟曰此墳若是丈夫則無可說若是女人有子當為三公好事者異

其言訪於寺僧村民有知者曰此鄭注母墓也初元和中寺有女家人與村民石生通焉有一兒十餘歲時有客僧姓鄭遊止寺中病苦痢逾月寺常令此兒供給湯粥甚得氣力擬乞為童子將去可否諸僧曰其父石生存待為問之石生許可固無所怯三綱問石生生乃許焉僧將去因姓鄭氏僧以方書伎術教之又別遇方士頗精遊藝交謁王公因遂榮達大和中息渥隆異除鳳府節度使因生事伏誅即鄭注也其母死後寺僧葬於嶺上則是老叟所指之墳也李道咸通末為鳳翔府曹因推廢掘塚賊問其所發云數為盜三十年咸陽之北岐山之東陵域之外古塚皆開發矣又問其所得之物云嘗入一塚自埏道直下三十餘尺得一石門以物開之門內箭出不已如是百餘發不復有箭矣遂以物撞開之一盜先入俄為輪劍所中倒死于地門內十餘木人周轉運劍其疾如風勢不可近盜以木橫拒之機關遂定盡拔去刃亦不復能轉因至其中但見帳幄儼然縵褥舒展遍於座上有漆燈甚明木偶人與姬妾皆偶去地丈餘有皮裹棺椁鐵索懸掛焉即以木撞之纔動其棺即有砂流下如水逡巡不可止流溢四面奔馳出門砂已深二尺餘良久視之砂滿塚內不可復入竟不知何人之墓也

又一墓在咸陽原上既入得鏡兩面可照人鼻在側畔背面瑩潔如新摩挲以面照之如常無異以背照之形狀備

其言訪於寺僧村民有知者曰此鄭汪母墓也初元和中寺有女家人與村民石生通焉有一兒十餘歲時有客僧姓鄭遊止寺中病苦痢逾月寺常令此兒供給湯粥甚得氣力擬乞爲童子將去可否諸僧曰其父石生存待爲問

論七百四十一之七百五十一

士頗精遊藝交謁
尉鄧度使因坐事
上則是老叟所指

之墳也李道咸通末爲鳳翔府曹因推廢掘塚賊問其所發云數爲盜三十年咸陽之北岐山之東陵域之外古塚皆開發矣又問其所得之物云嘗入一塚自挺道直下

三十餘尺得一石門以物開之門內箭出不已如是百餘發不復有箭矣遂以物撞開之一盜先入俄爲輪劍所中倒死于地門內十餘木人周轉運劍其疾如風勢不可近盜以木橫拒之機關遂定盡拔去刃亦不復能轉因至其中但見帳幄儼然繡褥舒展遍於座上有漆燈甚明木偶人與姬妾皆偶去地丈餘有皮裹棺椁鐵索懸掛焉即以木撞之纔動其棺即有砂流下如水逡巡不可止流溢四面奔馳出門砂已深二尺餘良久視之砂滿塚內不可復入竟不知何人之墓也

又一墓在咸陽原上旣入得鏡兩面可照人鼻在側畔背面瑩潔如新摩畢以面照之如常無異以背照之形狀備

足衣冠儼然而倒立也

安州東北七里有古墓高七八丈周迴數百步莫知名氏群賊發掘見已生鐵錮之入地丈餘莫見其底矣

城東二十餘里有一大墓群賊發之數日乃開得金釵百餘枚各重百斤有石座雜寶古樣腰帶陳列甚多取其一帶隨手有水湧似頃滿墓所開之處率自閉盜以二師子獻太守武司空太守夜夢一人古服侍從極多來謁云南蠻武相公也為群盜壞我居處以太守宗姓之分願為修之盜當發狂勿加擒捕即命修之群盜三十餘人同時發狂相次皆卒

乾寧三年丙辰蜀州刺史節度參謀司徒李公師泰理第

於成都錦浦里北門之內西迴第一宅西與李冰祠相隣距宅之北地形漸高崗走西南與祠相接於其堂北鑿地五六尺得巨塚焉執甃甚固於甃外得金錢數十枚各重十七八銖徑寸七八分圓而無眼去緣二分有隱起規規內兩面各有著書二十一字其緣甚薄有刃焉督役者馳其二以白司徒命使者入青城雲溪山居以示余云此錢得有石餘公以命復瘞之仍不開發其塚但不知誰氏之墓也度其地形當石笋之南百步所即知石笋即此墓之闕矣自此甚靈人不敢犯其後蜀主改置祠堂以龍神享之焉立小屋龍堂即在墓之東矣李公不發古塚不貪金錢亦古賢之高鑿也美哉美哉

永平乙亥歲有說開封人發曹王臯墓取其石人羊馬執石之屬見其棺宛然而隨手灰滅無復形骨但有金器數事棺前有鑄銀盆廣三尺滿盆貯水中坐玉孩兒高三尺水無減耗則泓師所云墓中貯玉則草木溫潤貯金多則草木焦枯曹王自真元之後歷二百歲矣盆水不減玉之潤也

洪州豐城縣舊在瀨江之南即雷煥得劍之所也自黃巢後所在干戈縣邑多為撫州所侵制置使唐寶遷邑民于江北城於赤崗之上前臨陡崖以為險固發掘丘墓創屋宇居人市井數千家咸居其上甚多厲鬼形狀長大見者輒有所傷唐公在縣居人皆安或時往州使及暫有他適即鬼物恣橫不可禁止唐公復至晏然無苦其後唐典諸郡制置使查鄭代之理縣鬼物敬伏與唐無異鄭或暫出鬼即為害數年之後縣竟荒毀後還舊處就中解署內廳事間尤難居止頃有隣郡避難戶人千百家寄止解署中者死亡略盡暮夜之際鬼多見形為暴疑是積古丘墓中屍鬼耳終莫知其年代

